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绿岸

一个艺术家在夏天的冒险

张宗棣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绿岸：一个艺术家在夏天的冒险/张宗斌 著. -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7
（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
ISBN 7-5302-0501-3

I. 绿…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6404 号

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

绿 岸

——一个艺术家在夏天的冒险

LU AN

张宗斌 著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8.25 印张 425 000 字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 000

ISBN 7-5302-0501-3

I·507 定价：20.00 元（平）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充满传奇色彩的小说，主人翁江尉从一个一贫如洗的中学美术教师而一下变成一个铤而走险，借高利贷经营的商人，从一个糊糊涂涂的商场幸运儿，到沦落为一个精明强干的生意场上的倒霉汉，他的大起大落，波澜起伏的人生经历中给人留下无限的思索……

作品还刻画了一个很出色的商人，他身上具有某种江湖色彩。透过他出色的商业操作，可以使人窥见到商战的刺激与残酷。这是一部关于男人的长篇小说，塑造了几位敢爱敢恨，堪称铁骨铮铮的男子汉，为当代文学画廊平添景色。

第一章

1

尽管他头发蓬乱，衣衫散发着臭味，几乎一文不名，尽管所有那些他在精神和肉体上爱过的女人，统统离他而去，他仍然气概不凡地对着被色彩和喧嚣垄断着的城市叫喊：“他妈的，老子要较量较量！”听到这话，你自然会认为江尉是个粗鲁的家伙。不，当然不是。事实上，江尉是个温文尔雅的人。

K市的市民交谈时有搭配粗话的传统，这种传统源远流长，蒂固根深，从何时始发无从考证，只因K市是个历史极其悠久的城市，悠久到秦始皇最初开拓边疆，南粮北运的时代，这种传统自然也极其悠久。江尉恰恰又是纯种K市人，家族史至少能远溯到明朝，所以，他偶尔来上一句两句粗话不足为奇。

当然，这并不是说K市人如何堕落和鄙俗，更不是说他道德如何低下，这只是一种习惯（他们认为这样能使对白生动），或说是一种毛病，但它既不影响国计民生，又不影响人际关系，这



种说话方式，就很难纠正，并成为当地独有的语言特色。这里完全没有为 K 市市民语言辩护的意思（尽管 K 市人一般只对自己关系亲切的人才秽语连篇），只是说明江尉原是个温文尔雅的人罢了。

说明江尉温文尔雅还有许多有力的佐证，比如说，他生得清清秀秀，他有大学毕业文凭，他是学艺术的，他在 K 市第十中学做教师等等等等。

K 市除了民间用语上的毛病，其他方面都无可指责，它历史悠久，风景秀丽，物产丰富，是这个南方省份较富有文化感的地方（它有从先秦到晚清一些有名或不那么有名的人留下的许许多多碑刻）。所以，能在 K 市做一名中学教师的人，自然不会粗鲁到哪里去。

还须说明，江尉那声叫喊，并不针对高坡下那座城市，也不针对自己的家乡 K 市，它只是一个宣告，像在大跃进年代里说：“我来了！”虽然，他知道没人会听到这个宣告（黄土坡是那么荒凉，无人光顾），就是听到了也没人会在意（因为他是那么普通，那么渺小），但他还是呐喊，哪怕是自己对自己呐喊。当然，我们说的是江尉在某个黄昏里的情景。在那以后，他就狂风一般冲入了茫茫人海，并融化在尘世里。在他身上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惊心动魄？平庸无奇？）就很难说了。

回过头我们先讲现在的江尉。一个中学的图画教师。讲他普普通通的个人生涯，那所谓的冒险，其实只是他自己的臆断，无须认真看待。

简单地说，江尉正在上课。他画了几根线条，说明了静物在构图中的位置，然后摆上一个花瓶。这是个旧花瓶，是他随手在办公室的角落里拿来的。当然这略嫌准备不足，但你不能否认它是静物，就是毕加索也不能否认。江尉想起了学院那位

教授，那家伙认为马虎是他的艺术天赋的表现，结果将一幅没完成的画送往国外并获大奖而令他声名鹊起。江尉就是他的学生，可惜，江尉的画，无论认真或马虎，一律没得过奖，就是获得展出的机会也极少。虽然他一如既往地艺术充满激情，可看来他没有成为一个真正艺术家的天赋。要承认这点很难，尤其是从心里认定自己才气不足更难，但江尉基本上承认了，所以他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从事教学工作，把教画当做一个行当。他清楚这些学生中没有绘画天才，而他也教不出什么有本领的人来，所以就像自己的教授那样，随手拿了一只旧花瓶让学生画。

江尉慢慢在学生中走着，看上去挺专注，其实他对那些信笔涂鸦，根本懒得瞅一眼。这是些初二学生，处于最能捣蛋的年龄。但谢天谢地，上图画课他们倒相对安静，看来用橡皮和铅笔去把一张白纸弄得一团糟，至少比做数理化学题更令他们开心。

初二不言而喻是初中的关键阶段，但有本事考上重点高中的（几乎等于考上大学），早看出来了，其余的则会进普高和各种职业学校，倘若连这都进不了，又没钱当自费生的学生，多数会流入社会，为那些日益壮大的烂仔队伍输送炮弹，成为犯罪集团的后备队。

不过所有类型的学生，无论其成绩好坏，品行优劣，对绘画感兴趣的可谓凤毛麟角，无论学生或家长，大概都认为这是不务正业。这曾使江尉十分伤心，因为不能像别的老师那样被请去做家教。

家教已是工资微薄的中学教师们重要的收入来源，你不能指望这些上有老下有小的教书匠们，用一月四百来元的工资对付诸如十元一斤的肉、十几元一斤的鱼和一两元一斤的蔬菜。

有时，还有名目繁多的捐款勒索他们的钱袋。他们大多是一些悲天悯人，好心肠的家伙，于是他们的钱袋便消瘦了。当他们夹着讲义，扶着镜片，匆匆地穿行在繁华的街道上，为穿梭如织，弄得交通不畅的豪华轿车所包围时，也曾迷惑不解，也曾嘟嘟囔囔地抱怨过，因为这些轿车多属于那些号召他们捐钱的官儿们，或用国家的钱做自己生意的公司头儿们。他们便不免天真地想，假若卖了这车捐给希望工程，假若不买这车把钱送往灾区……但最后只叹了口气，摇摇头，他们虽然不谙世事，却也知道自己的想法幼稚，于是待堵车情况稍缓，便三步并做两步，赶去烧饭、接小孩和伺候病榻上的老母。他们忙着呢。但第二次遇上捐款，他们仍慷慨解囊，因为他们确是一帮好人。他们对付空虚下来的工资袋的办法是付出更多的劳动。他们在自己家里为学生补习，使得本来就拥挤的空间更窄，但钱路却由此宽了些，尤其是家长中那些有资格坐轿车的人，望子成龙，付钱慷慨，令教书匠们又惊又喜。

但这样的喜悦从未光顾过江尉。他常满怀嫉妒地看着别人修补破损的经济篱笆，而自己囊中羞涩。他有一个3岁的女儿，瘦弱多病。还有一个经常被厂里威胁要停产下岗，做纺织工的老婆。为此，他戒掉了烟，戒掉了酒，戒掉了娱乐，戒掉了凡是花钱不进钱的个人行为。但这仅是节流，并非开源。所以收入并不能增长哪怕一分钱。虽然如此，他对自己豁达大度地说，戒掉的都是恶习，有利于身体健康，不失为一种收获。每当这时候，冯玉就讥讽说：“屁！”还说他：“牛屎堆边的癞蛤蟆，以为自己叫得好看！”

他对“牛屎堆边的癞蛤蟆”一语特别反感，因为这比喻形象丑陋。尤其他长相不俗，便更觉得这句话的可恶和刻毒。

面对讥讽，江尉本能地想实施反击。但往往也就横一眼便

罢，而且这一眼还不能太过，只意思意思，微露眼白，否则便会引爆一枚炸弹。

冯玉是他老婆。这位被贫困，被老公的无能，被下岗这柄悬在头上的利剑弄得心烦意乱，脾气乖戾的纺织女工，对江尉的日常生活已构成了真正的威胁，让他不断处于痛苦之中。当年恋爱的甜蜜荡然无存，就是新婚和刚生孩子时那份小家庭的温馨，也难觅踪影。曾以花容月貌令他十分迷惑的冯玉，现在在他眼里却变得像一个女巫。江尉记起小时候看过的童话，女巫是个极恶劣地骑着扫把飞行的丑女人，在冯玉找他岔子的时候，就极像那个丑女人。

江尉惟一没放弃的个人爱好是写生。先是画油画，没钱买颜料了就画国画或水粉画。除了爱好，这还是一种艰难的维系，使他不至于觉得自己完全脱离甚而放弃了艺术，尽管他已不认为自己会有什么作为，但对自幼就养成的喜好，总难以割舍，何况他还是教图画的老师呢。

在这方面，江尉觉得自己极像已故的父亲。父亲在市文化馆工作，搞了一辈子画，从没有成功的时候。江尉记不起父亲的画是否在省一级的画展上展出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父亲的画从未获过奖，就是市一级的奖都未获得过。但这并不能减弱父亲对绘画的狂热。在江尉印象里，他从小就在父亲纷乱的草图和斑驳陆离的色彩中成长，直到最后成了这些构图和色彩的一部分（在能记事时，父亲就给他一支笔和几管颜色，让他画画）。父亲从来没有放弃想成为大艺术家的努力，在死亡夺下他的画笔之前，一直孜孜不倦地追求着无形的最高境界，结果留下了一堆不值一文的画和难以瞑目的遗憾。

江尉并不忌讳说自己对绘画追求的结果会像父亲，尽管这使他丧气。或跟父亲一样，他也有某种执著，这是遗传，是父

亲的血液中遗留下的那种精神在左右和影响他的行为。写生的爱好就是证明。

父亲去世后几天，母亲把父亲所有的画作付之一炬。母亲似乎对它们隐含敌意，烧毁时毫不可惜，甚至露出快意。江尉发现时已面对一堆灰烬。母亲喃喃地说：“你一辈子喜欢它们，应该让它们陪你，免得心里挂牵呀，我晓得你会挂牵……”她当然是在对父亲说话。江尉却在这喃喃中听到了孤寂，一个为丈夫操劳一辈子，却在被遗忘中衰老了的女人的孤寂……

他眼睛湿润了，并立刻原谅了母亲的鲁莽行为。

但母亲留下了父亲一幅未完成的画。

那是一幅油画，很大，几乎占了父亲卧室的整面墙壁，父亲的卧室同时又是画室，他独自睡在里面，除了吃饭根本就不出来。父亲在这个小房间里，完成了许多作品，但惟独这幅画至死也没能完成。

江尉记得，父亲常在这幅画前久久凝眸，弄得江尉也时常聚精会神地观看。

父亲说，这将是一幅杰作，值得用毕生精力完成。他果然就不时地修改不时地画，虽然直到死还没画完，但的确一直在不厌其烦地加强色彩、近景、远景和细部。

江尉就看着这幅画长大了，但直到现在还看不出它能称之为杰作的地方。

但他尊敬这幅画，就像尊敬自己的父亲。这幅画里有父亲的影子，有他没能完成的追求和遗憾。父亲的一生就是一幅没能画完的画。正因为这样，母亲才未把这幅画也烧掉，为此，江尉很感激母亲。

这是一幅风景画。像是春回大地之时，江水清冽，波光粼粼，崖岸绿意朦胧。但无论是岸和岸上的草地，都留下未竟的

笔触，有的地方仍然是空白的画布，一束阳光深深浅浅，犹豫不决地穿入尚未成长起来的树林里，撒下隐约的光斑，似乎带着羞怯和闪烁不安的神情，天空的蔚蓝中夹着云的洁白和几抹土黄，显得极不协调。江尉常猜不透那土黄的用意。他只觉得整幅画充满着骚动，有一种杂沓的声响从画中奔涌而来。此外，他的确看不出这幅画的高明之处。他画技虽不行，但自认有极高的鉴赏力，有理论。在这方面，他成绩优秀，连教授们都曾惊叹。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绘画成绩上给他低分，并发出警告，就像教练在警告一名只懂谈球技而踢得极糟的足球运动员。不过他鉴赏的眼光的确不俗，所以他看不出妙处，这幅画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但他又常为画中那种骚动不安和仿佛隐隐传来的喧响迷惑不解，不知道自己何以有这种感觉。这个感觉少年时代就困扰着他，常令他痴痴地在画前一站就是几小时。有时他甚至想，父亲在绘画上假若不是个拙劣透顶的庸才，便是个无与伦比的天才。

他还奇怪自己从未拿这个去询问父亲。虽然他常在画室里信笔涂鸦，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使他坚持缄默，直到父亲撒手人寰。

他在父亲遗画前流连时，常伴着母亲的叹息。这叹息使他认定自己这辈子不会有什么出息。母亲的叹息充满忧郁。母亲担心什么呢？他不知道。但自父亲去世，母亲更显得孤独，寡欢。他不知道怎么去分担母亲那不愿诉说的痛苦。母亲阴郁的目光，并不能阻止他凝视那幅画。于是有一天，母亲去世了，她结束一生沉默的办法，是进入更彻底的沉默。

埋葬母亲后，江尉的亲人便只剩下这幅未完成的画。他在画前流连更长久。他不断地观看和凝思，像着了魔一样。那

时，他是个极易走入虚幻的人，好像不经意地活在生活之外，直到碰上了冯玉。

2

下课铃终于响了。

这对学生和江尉都是一种解放。课堂顿时大乱，桌椅响成一片。

江尉皱着眉站在讲台旁，口中喝道：“嗨，慢点！慢点！”

涂得乌七八糟的图画纸，一张接一张飞来，堆成参差不齐的一摞，几截铅笔头也扔到了讲台上。全画得很糟，这是意料中的事，江尉也不在乎。反正不是主科，他会统统打及格。

学生们乱嚷着：“江老师，江老师，我的怎么样？”

“江老师，你看他鬼画符！”

“江老师，还是我的像吧？”……

江尉一律点头，说：“得！得！交了就出去，下课了！”

学生们于是嘻嘻哈哈地往外跑，去活动他们憋得发痒的筋骨。

一个大个头男孩，大大咧咧地走上来，把自己的画往讲台上丢，说：“老江，看我这个！”江尉记得他叫李满保。

这个胆敢犯上的李满保长得一脸蠢相，江尉深信这是那种一离开学校就会直奔劳教所的家伙。他把花瓶画得好像一个巨大的男性生殖器，还很得意地朝着江尉傻笑。

一个女同学惊讶地说：“这是什么呀！……”接着脸一红，跑开了。

李满保笑得更忘其形，说：“老江，我画得好爽！得几分？”

“爽”在K市语里就是“好”的意思。

江尉大怒，掏出红笔在画上打了个大“X”，那幅画立即就像一份死刑判决书，他吼道：“零分！”

李满保无所谓地说：“太没意思了。嗨，没味道！”

他返身就走。

江尉拿起讲台那擦画，大步上前，一把拎住李满保后领，恶狠狠地咆哮：“莫跑，到校长室去！”

李满保使劲挣扎。在教室外玩耍的学生围了过来。

有人叫：“老鹰抓鸡崽！老鹰抓鸡崽！”

所有的顽童便声音整齐地呐喊：“抓鸡崽！抓鸡崽！”极有节奏和韵味。

李满保故意大叫：“不得了，我的脖子断了！”并向周围做鬼脸。

愤怒的江尉索性使劲拖着他走，说：“得，断就断，我看你断不断！”

他的眼神大概很凶，没人敢跟着看热闹了。

李满保被直接拖入了校长办公室。

校长唐钦惊讶地站起来，说：“这是怎么回事？”

李满保哭丧着脸叫：“他打我！老师打人，扭我的脖子！”

这个14岁的少年，突然显得狡诈，他扯动衣领，将脖子勒得通红，以此为江尉的罪证。

校长把疑虑的眼光投向江尉。这个平常沉默寡言的副科老师并不讨人喜欢。

江尉很想给这个顽劣的学生一记耳光。他冷冷地向校长简述了情况，预备铃就响了。下节课该他上。没待校长有什么反应江尉拔腿就走，只简短地说：“我的课。”

唐校长刚欲张嘴说什么，江尉已匆匆走远。他拧起了眉

毛，然后就转过身来对着李满保。

李满保很委屈的样子，江尉既已离开，他自然不放过大好时机，毫不犹豫地推翻了所有指控。

江尉走进教室刚好打上课铃。他还拿着上个班的图画，还拿着那个旧花瓶，于是把现成的静物又摆到了桌子上。他把上节课同样说过的话说完后，心绪依然恶劣，他余怒未消地在课桌之间来回走，开始注意一些顽劣家伙在画什么。他发誓决不允许再出现另一幅男性生殖器，倘若谁有那个狗胆，他立马连人带画丢到窗外去。

所有的画一如既往地糟糕。没有天才，绝对没有。对此他心中有数。当然，总算没有像李满保那样惹人讨厌的家伙（这是个为家庭惯坏，又为社会不良习气严重污染的少年，无药可治）。画纸上没有人或别的什么动物的雄性器官。这使江尉最终平静下来。他在课桌间走来走去，又带上一副凝思的样子。窗外，风吹树叶沙沙响。树叶很绿，空气凉爽，有点儿像晚春天气。于是，江尉的思绪就飞到了那个春日的树林边。前面是一条河，不大不小，它有一个很具色彩的名字：相思河。

相思河肯定包含一个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而且会极有意义。在中国，倘若一条河的名称与爱情有关，那大多会对绵延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做血泪控诉。那种好事难成，终于献出宝贵青春和性命的情节，让人扼腕唏嘘，痛惜万分。

江尉的爱情故事也孕育在相思河畔。当然，那是一场绝对自由的恋爱，两相爱慕，两相欢悦，两相情愿，就是最终发觉上当，那也是愿打愿挨，与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丝毫无关。

那时他大学即将毕业。

确切地说，是大学最后一个学期。考试过后就分配工作，拿工资挣钱。

江尉的心病始终是自己绘画成绩不佳。说实在的，~~他~~ ~~早~~ 艺术师范，全凭一股拼劲和父亲的严厉督促。就这样，~~还考~~ 了好几次才被录取。即将毕业的时候，他属班上的大龄青年。所以，与别人相比，他更渴望爱情。

江尉在那个春日来到相思河边写生。这是星期天，春光明媚，阳光灿烂，百鸟啁啾，桃红柳绿，山青水秀。这样的日子，这样的美景，最容易产生爱情。

冯玉和几个女伴嘻嘻哈哈地来春游了。

江尉先是很专注于自己的写生，在色彩的选择和景物的取舍间做两难的徘徊，后来，就有点儿心不在焉，就感到林子里有一派莺歌燕舞的景象。

一个清脆的声音说：“哎呀，有人在画画，真好看！”

江尉的心跳了一下。

这声音太悦耳，太妩媚，太迷人。

江尉觉得不用看她，也能确定这是个美人儿。或许他的确有这份敏感，这在以后的日子不断应验。可以从声音中听出美来，这实在要比他的画技高明。

说这话的人当然是冯玉。

接着，她就站在了江尉身后，并啧啧称赞那画。冯玉是个感情外露的姑娘。

听觉并没欺骗江尉。

他抬头看时，眼睛就放出光来。他的确看见了一个美人儿。

K市的姑娘几乎是这个偏远的南方省份最亮丽的姑娘，居于所有城市之冠，而其余城市的姑娘则多为深眼窝，塌鼻梁，厚嘴唇，黑皮肤，令人难以恭维。惟独K市的姑娘，既有北方女子的高挑白皙，又有南方女子的娇娆妩媚。

据说她们的美貌得自灵山秀水。K市有中国最独特而美丽的自然风光，在历史上就是文人反复咏叹赞美的地方，他们留下了碑刻和诗句，留下了绘画，使K市四海闻名。而现在K市的风景则使全世界着迷，日益发展的旅游业，早将它的名声传到地球上所有国家。

水土养人，所以，K市姑娘美若天仙，这使K市的小伙子们艳福不浅，当然，这里边就包括江尉。

江尉得承认只看一眼就让冯玉迷住了。这是渴想女性的男青年常犯的毛病。而同样，冯玉也在看第一眼时就让江尉迷住了，这也是渴想着男性的女青年常犯的毛病。人们通常把这毛病叫做一见钟情。

江尉长得帅气，冯玉长得漂亮，第一眼过后，他们都隐隐感到，相互之间会发生点儿什么。后来果然就发生了。这又叫“心有灵犀一点通”。

他们相互的第一印象极佳。而且差不多立即认定对方正是自己所希望寻找的人。虽然他们最后还是发觉第一眼印象靠不住，但那已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他们的目光对视了一下，表情便都热烈起来。

冯玉道：“我在一边看不会烦你？”

江尉说：“哎呀，哪儿会呢。你只管看，只是莫笑我画不好。”

他立即将盛颜料的小木箱给冯玉当凳子坐，表示了应有的殷勤。当然，这也分明暗示她可以靠近自己，又说：“我真的画得不好。”

冯玉一笑坐下，说：“谦虚。画得好看，不哄你，真的好看。”

江尉立即为这种纯粹的外行话欣喜和感动。虽然知道让不

懂画的人觉得好看最容易不过，他还是高兴得满脸通红。

他们就这样很随便地交谈起来。

冯玉的女伴在林子里疯闹，她们对画没兴趣。其实，她们不知道，冯玉此时对画也早没了兴趣，不过是对人有兴趣。她们谈着，有时又笑，互看一眼两眼。冯玉已知道江尉的年龄、住址、家庭情况，还知道他是即将毕业的大学生。

冯玉芳心颤颤，心想，假若要立即选择一位丈夫的话，这个江尉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人选。尤其当他们一下谈得很深入，江尉不失时机地暗示自己并没有相好的女友时，冯玉差不多已在心中把事情敲定了。

女伴在大声催促她回去。

冯玉说：“喊冤呀，急哪门呐！”

女伴奇怪了，跑来看一幅破画怎么值得这么痴迷。当她们看清楚江尉的帅模样时，便一齐拉长声音说：“噢——”

冯玉立即说：“噢个屁，他姓江，以前是我们街上的熟人。”

江尉露出洁白的牙齿一笑，点点头，算是默认，这样便与她合谋进行了欺骗，从而一下把两人的关系拉近了。

女伴恍然大悟，又拉长声音说：“噢——熟人！”

冯玉成功地使女伴们多等了好些时候，一直到两人用含含糊糊的语言达成了一种明白无误的默契。为此她十分得意。

孰料，事后一位女伴说：“小玉，你想哄人？其实，我们心里有数，早闻到你的骚气了。你两人根本不认得！”

又说：“那男娃子蛮秀气的，他摸了你没有？”

冯玉啐她一口。又说：“摸了。”

女伴惊喜交集的样子，问：“这么快？摸哪里？”

冯玉冷不防拧她脸一把，说：“屁股！”

觉得吃了大亏的女伴尖叫着追她，让别的女工感到莫名其妙。

当然，这是冯玉后来告诉江尉的。处在柔情蜜意中的江尉，为这则可爱的幽默故事笑了好久。

江尉那天收拾东西回家后一直恍恍惚惚。

结识这个叫冯玉的年轻姑娘，并立即转入约会，太不可思议了。冯玉是那种热情大方，从眼睛、鼻子、脸盘、嘴唇、下颌到身材都是没什么好挑剔的女孩。

江尉立即觉得幸福极了。

好几天他都在激动难眠中度过春宵那磨人的夜晚。他的辗转反侧，引来共睡一张架子床的同学恶语相向，对此，他豁达地一笑了之。于是他又认识到，当一个人处在幸福中的时候，胸怀是多么宽广。

那天冯玉说：“你总爱来这里画画吗？”

他说：“来的。”其实他头一遭到这儿来，纯属偶然。

冯玉又说：“我也爱来这里耍，我也常来的。”她当然也绝对是头一次到这儿。

他说：“那当然，这里好耍嘛，我下礼拜还要来画对岸的松树林，礼拜天清早我就来。”

冯玉说：“我们厂也是休礼拜天，在南片只有我们厂休礼拜天。”

他说：“你下礼拜莫非还来这里耍？”

冯玉说：“我哪个礼拜不来？这里空气多好！”她做出一副夸张的样子把手挥来挥去。

这就是他俩的约会。至于都声称常到这儿来，为何从未碰上，两人就没想再深究下去。

星期天终于到了。